

美国名将全传

戴维·格拉斯哥·法拉格特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FAMOUS GENERAL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美国名将全传

戴维·格拉斯哥·法拉格特

主编：祁长松

戴维·格拉斯哥·法拉格特

全名：David Glasgow Farragut

生卒：1801. 7. 5～1870. 8. 14

出身：不详

学历：中学

职务：舰队司令、海军总司令

军衔：海军上将

夫 人：不详

子 女：不详

参战经历：1812 年参加美英战争；1846 年参加墨西哥战争；1861 年指挥舰队开入密西西比河，1862 年支援陆军攻克新奥尔良，1864 年率铁甲舰队直逼莫比尔湾内要塞，迫使投降。

名言：保存自己的最好办法便是把敌人的大炮打成哑巴。不是征服，就是被征服。

一、少年入伍 颇有造诣

戴维·格拉斯哥·法拉格特于 1801 年 7 月 5 日出生在南方田纳西州斯托尼波因特。1812 年，刚满 11 岁的法拉格特就跨入了海军的门槛，入海军服役。随后参加了 1812～1814 年美英

战争。

1821 年，法拉格特被授予少尉军衔。其间，曾在“埃塞克斯”号上当候补军官，舰队司令戴维·波特是他的保护人。

法拉格特喜欢学习，对海军的专业知识学习也很投入，他以行动证明自己是是个颇有才干的军官，特别是对火炮很有兴趣。以后，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加利福尼亚的马雷岛建立海军工厂。与那一时期的一般军官不同，他虽然文化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他刻苦自学，掌握了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几乎是个语言学家。

1846～1848 年，法拉格特参加了墨西哥战争，显示了他在作战指挥方面颇深的造诣。

1861 年 4 月 12 日清晨 4 时 30 分，伴随着萨姆特要塞的隆隆炮声，蓄势已久的美国南北战争正式爆发了。在历时 4 年的南北战争中，法拉格特始终坚定地站在北方阵营，并为北军立下了许多奇功殊勋。

战争爆发后，南北双方的战略部署针锋相对：北方计划要控制密西西比河，占领南方各港口，切断其与外界的商业往来，尔后东西两路夹击，置南方同盟于死地。南方则以削弱北方、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为目标。南方是个农业区，江河之战和港口争夺在内战中占有重要的战略作用。

双方都把战略眼光投向了密西西比河。

1861 年 5 月，北方军建立了江河舰队。

为了从墨西哥湾海上进攻，1861 年 12 月，北方军又组建了西海湾舰队，司令官的重任落在了戴维·格拉斯哥·法拉格特身上。

对法拉格特这个年龄已过 60 岁的南方人来说，荣膺这个职务真是非同小可。他有一位南方人的妻子，家也安在南方，夫妻分处两个阵营。由于这个因素，他一度被调到办公室干点笔墨差使，直到他证明自己的忠诚并取得海军部队韦尔斯长官的信任为止。

法拉格特怀着激动的心情，悄悄写信给南方的妻子说：“你可要守口如瓶，可不要声张，并把我的信看后烧掉。我即将在海湾上挂起我的旗子，剩下的事就看我自己了。保持沉默，保持沉默！不出 3 周，我将扬帆启程。”

二、指挥舰队 建立功勋

法拉格特刚刚上任，就接受了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从墨西哥湾强行北溯密西西比河，攻占新奥尔良；然后，会同南下大军，进攻维克斯堡。密西西比河历来被称为“美国的脊梁骨”，新奥尔良位于密西西比河口上溯 160 公里处，是南方最大的城市，又是南方经济主要来源棉花的主要输出港口。很显然，如果上述计划能够实现，北方军占领了新奥尔良，可以切断南方主要经济来源，进而可以攻占维克斯堡，南方邦联就将“一分为二”，首尾难顾。南北隔为两半，这就实现了北方的战略意图。

然而，要完成这一任务谈何容易！新奥尔良以下约 150 公里处，设有两座要塞，河右岸为杰克逊要塞、左岸为圣菲利普要塞。要塞装备有 100 多门大炮。要塞周围又聚集着一支拥有许多炮舰的南军舰队，要塞之间河宽仅 210 米，水流很急，潜伏着一股每小时 3~4 海里的急流。南军在杰克逊要塞下方构筑了一座大

木栅网，然后固定在河床上，使河道中遍布着各种障碍物。此外，南军还有 1 艘铁甲舰“路易斯安那”号，1 艘小型舰艇“马纳萨斯”号和 12 艘木制战舰。在这样的“劲敌”面前，年轻的西海湾舰队能否胜任，不少人深表疑虑。但是，法拉格特却坚定表示，一定要闯过险关，攻下新奥尔良。

法拉格特将海上攻击力量分为 3 个部分：21 艘纵帆船改装成的臼炮船队组成火力船队，由波特率领，担任攻克要塞的任务；17 艘蒸汽炮舰和木质炮艇组成的火力船队，由法拉格特亲自坐阵指挥，遂行反舰和护航任务。另一支力量是 21 艘小型双帆船组成的船队。此外，还有两支运兵船：一支运兵船队载有 3000 名陆军，一支运兵船队载有 13000 名陆军，由布尔特指挥，负责占领新奥尔良。

法拉格特率领的旗舰是蒸汽动力的单桅炮舰“哈特福德”号，另有 3 艘蒸汽单桅纵帆船“里士满”号、“彭萨科拉”号和明轮船“密西西比”号。“哈特福特”号舰长 225 英尺，排水量 2900 吨，航速 8 节，配备 22 门 9 英寸的“达尔格伦”炮。

1862 年 4 月 18 日，波特的臼炮船队进行了伪装，各船队桅顶上都扎绑树枝，用拖船拖着来到圣菲利普堡和杰克逊堡下方的一大片树林后面。进入阵位后，立即用 13 英寸炮向敌堡进行猛烈轰击，使距离最近的杰克逊堡遭到严重损坏。但是，堡上守军十分顽强，一直攻打了 5 天还拿不下来。这两颗“钉子”不拔掉，火力船队和运兵船队就难以通过，但法拉格特再也不愿等下去了，他决定强行通过。为此，精明的法拉格特采取了一些“特殊”的防护措施：命令部下把锚链像锁子甲似地缠在舰船两舷以保护发动机部位，并在易受攻击的其他要害位置堆放了许多沙

包、煤包、煤灰包等，然后，决心率领舰队从敌堡火网下冲过去。

4月24日凌晨2点，旗舰“哈特福德”号的后桅尖舱上亮起了两盏红灯。法拉格特坚定地对部下说：“不是征服，就是被征服！”接着，率领17艘舰艇立即驶向战场。为了能顺利通过水栅一类的障碍物，几天前夜里北方军设法挖开了一个大缺口。但是，法拉格特的舰队前进却非常困难。一路上，水栅的阻拦、铁角舰的撞击、火攻筏的袭扰、河防舰队的弹雨、两岸要塞的夹击接踵而至，死亡一直笼罩着法拉格特的舰队。

为了掩护法拉格特的舰队，波特的臼炮船队进行了夜间攻击，炮弹连续不断地向敌堡飞去，就像是一串明亮的星星。尽管如此，敌堡仍然给法拉格特的舰队带来很大的威胁。第一个通过堡垒火力圈的是炮艇“凯尤加”号，时间用了将近半个小时，艇上中弹42次。幸而艇员们平躺在甲板上，大大减少了人员损失，只有6人轻伤。“哈特福德”号的遭遇要惨得多。它不前不后，正好行经圣菲利普堡时搁了浅，一个火筏子冲来，使它的左舷着了火。这样就赤裸裸地暴露在敌炮射程之内，进退两难。经过顽强努力，“哈特福特”号终于冲过了栅栏，不幸又被搁浅后，南军猛烈的炮火打得“哈特福特”号喘不过气来。对当时的困境，舰上的水兵巴塞洛缪·迪金斯有一段生动的描绘：

“不幸笼罩着‘哈特福德’号。看来除非出现奇迹才能使这条老牛船得救。我们搁浅很严重，发动机用最大的马力开倒车，还是无济于事。火筏子放的火，从水面一直窜上桅顶。一颗爆炸弹打来，舱室也起了火。全船处于弹雨的中心，舰员们拼死与烈火作斗争。特别是稠密的浓烟，逼得我们只好摸索着走路……”

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哈特福德”号的火炮仍然没有停止射

击，最后，舰员们还是扑灭了火焰，并使舰身从泥浆中摆脱出来，值得庆幸的是全舰尚无严重损坏。法拉格特在战后的报告中谈到，“当时，炮火的硝烟浓密到这种程度，除了炮口的闪光和火攻船的烈火以外，什么也看不到了……这次强行通过敌堡之战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景象之一。”

就这样，尽管北军舰队遇到很大困难，但是，在法拉格特的指挥下，一面反击，一面顽强前进，经过 1 个小时的战斗，17 艘战舰全部冲过了栅栏网。

法拉格特沉着指挥，水兵们拼死搏斗，再加上预先采取了“特殊”的防护措施，4 月 28 日，杰克逊和圣菲利普要塞向北军投降。

法拉格特的舰队在堡垒一侧还打了一些小仗，击溃了南军的几艘小型战船。然后，舰队停下来仓促进行了一番抢修之后，又率领舰队沿密西西比河而上，继续向新奥尔良前进。

1862 年 4 月 29 日早晨，舰队锚泊于新奥尔良不远处，发现那道大堤附近已成为一片废墟，帆船、蒸汽船、棉花、煤，等等，均付之一炬，烈焰冲天。

这一天，法拉格特率领舰队未经过激烈战斗就攻占了南方最重要、最富庶的港口重镇新奥尔良。

喜讯传来，北方朝野一片欢呼。3 个月以后，国会同意设立海军少将的军衔等级，第一个获得这一军衔的就是法拉格特。

三、继续北上 艰苦作战

法拉格特一时威风八面，他又把目标定在南军在密西西里

比河上最大的据点维克斯堡。可是他没有想到，这是一场极为艰苦的恶战。

新奥尔良得手后，法拉格特就准备进攻东边的滨海城市莫比尔，但上级却命令他沿密西西比河而上作战，以便与沿河南下的江河舰队形成夹击之势。然而，让海上舰队驶入变化莫测的河道作战，确实很难适应。不过，法拉格特还是率领一部分吃水浅的小型舰船上驶了 400 海里，进逼维克斯堡。

1862 年 5 月下旬，法拉格特来到维克斯堡附近。他原想打一场两栖登陆战斗。可是，法拉格特在维克斯堡的上方锚泊后，才发现自己已处于危险之中。维克斯堡高踞于河东岸 90 米高的丘陵上，河道很大的一个扇面都在它的控制之下，有“密西西比河的直布罗陀”之称。

法拉格特不仅无法通过，而且面临新的威胁。

南军新建造的一艘“阿肯色”号铁甲舰突然从亚索河口冲出来，直插法拉格特舰队锚地。乘北军惊魂未定，一下子冲进舰群，把“卡伦德尔特”号和“泰勒”号打得不能动弹，最后大摇大摆地驶进了维克斯堡。由于担心这艘铁甲会把退路切断，北军的船只没有一只敢于追击。

法拉格特害怕铁甲舰再次发动攻击。因为没有足够的兵力，法拉格特决定把舰队连夜移泊到维克斯堡的下方，以便同新奥尔良的舰艇基地保持联系。眼看河道水位天天下降，法拉格特只好忍痛撤离，率领舰队返回了新奥尔良。

于是，密西西比河下游长长的一段河道便重新处于南军控制之下。由于海军受挫，陆军又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兵力，致使坐失良机，这就注定了必须经过下一年的血战和长期围困，才能

达到占领维克斯堡的目的。

6月28日，法拉格特与江河舰队会合在一起。法拉格特认为，要攻克维克斯堡，没有1.2万到1.5万人的陆军部队是不行的。

此后，北军曾多次进攻维克斯堡，都因兵力不足、协调不力等原因而先后失利。

于是，密西西比河上的海军进行了一次大的改组。1862年10月1日，西部舰队脱离陆军部的管辖而归海军领导，并改名为密西西比分舰队。这一改组，平息了两个军种之间的争吵。波特当上了司令。

1862年11月，北军第二次进攻维克斯堡。一路人马从陆路由格兰特率领从背后攻击。另一路由江河舰队南下进攻。格兰特正挥师向维克斯堡进军时，他的后方补给线被南方骑兵截断，被迫仓促撤退。舰队上的部队经过艰苦努力，虽然于12月26日登陆，却遭到南军的沉重打击。在付出沉重代价后不得不撤退。北方军队进攻维克斯堡的第二次战役就这样失败。

四、统驭舰队 再度出击

1863年2月初，波特又发动了一场沿亚索河进袭维克斯堡后方的战斗。但亚索河与密西西比河之间交叉如织的尽是沼泽、小河，无法行驶舰船，炮艇队一会儿被两岸的树枝缠住，一会儿陷于泥潭之中，以致失去了突然袭击的时机。南军发现后向他们猛烈开炮，迫使他们放弃了进攻的企图。其他侧翼包抄的办法也作了探索，但均告破产。

春季，已升任海军上将的法拉格特决定再次攻打维克斯堡这个坚固的要塞，他用舰队中4艘大舰和3艘炮艇沿密西西比河上驶，通过赫德森堡，去截断敌人从红河进入密西西比河的补给线，最后北上维克斯堡与南下的部队会师。临行之前，法拉格特重申了他的信条：“保存自己的最好办法便是把敌人的大炮打成哑巴！”

3月14日，这支混合舰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发了。

借着黑夜的掩护，本可以使赫德森堡内的敌炮手难于瞄准射击。不料，南方军突然发现了法拉格特的舰队，并立即在沿岸点起了熊熊篝火，从而显出了一艘艘舰船的轮廓，接着堡垒里的火炮也马上怒吼起来。

在这危急时刻，法拉格特立即传令各舰紧贴陡峭的河岸航行，使岸上的大炮无法瞄准射击；同时，又令各舰多多制造烟幕，以隐蔽自己的行动。不一会，舰上的烟囱喷出滚滚浓烟，弥漫了河面，犹如施放的烟幕，将后面的舰船掩护起来。接着，法拉格特要求各舰填满弹丸，随时准备把敌人的大炮打成哑巴。

然而，行驶不多一会，由于靠岸太近，“哈特福德”号搁了浅，幸而很快就摆脱出来，继续向上行驶。“孟加加希拉”号在拐弯处触了礁，后来总算开倒车退了出来，但发动机已严重损坏，随波漂流至下游。最后一艘“密西西比”号正好在南军炮火密集之处搁浅，为了免落敌人之手，自己烧毁了军舰。只有法拉格特所在的“哈特福德”号径直向维克斯堡驶去。

经过一番努力，法拉格特舰队的“哈特福特”号和3艘小型炮艇终于越过封锁线，通过了赫德森堡。密西西比舰队也通过了维克斯要塞。

4月16日夜，波特的9艘炮艇自上游下驶，越过维克斯堡，在离维克斯堡70海里处的格兰德湾与率领陆上部队沿着南军未设防的西岸南下的格兰特将军会合。格兰特继续挥师南下，终于找到了一处没有设防的区域，未遇任何抵抗便渡到了东岸。格兰特的部队在东岸一出现，格兰德湾的守军便放弃阵地逃窜。于是，格兰特与休曼的部队便完成了从维克斯堡的北部与南部进行夹击的态势。尽管这样，维克斯堡还是啃不动，陆上、水上协同进攻两次均告失败。

1个月后，北部联邦的各路大军先后到达维克斯堡附近。

5月22日，总攻开始了。北军采取了围困战术，对维克斯堡进行不停的轰击。法拉格特指挥舰队用大炮轰击40个昼夜，格兰特率领陆军不断地缩小包围圈，切断了城堡的所有外部增援，毁坏其房屋建筑。维克斯堡的守军被迫住进了地堡、山洞，以蛇和老鼠充饥。饥饿、疾病和死亡，每天都在威胁着南方守军。

一切希望均告破灭了。7月4日，维克斯堡的3万守军终于举起白旗，宣告投降。在这前一天，葛底斯堡也落入联邦政府军队之手。4天后南方军放弃了最后一个据点赫德森堡，法拉格特协同陆军一举攻占了赫德森堡。至此，北方军完全控制了密西西比河，隔断了南部同盟与西部州的联系。

密西西比河上的战斗告一段落。沿海港口的争夺战又上演了。

1863年4月7日，北方的南大西洋封锁舰队开始进攻查尔斯顿。

查尔斯顿在联邦政府战略指挥员心目中是仅次于里士满的一个重要目标。攻占它，不仅可以达到军事上的目的，更可以达

到政治上、心理上的目的。

查尔斯顿配备了各种大炮 149 门，构置了坚固的工事，在水中布下了大量水雷、各种障碍物，可谓固若金汤。

4 月 7 日中午，大雾刚刚散去。

参加进攻的北方军 9 艘低舷铁甲舰成一字纵队发起了进攻，担任前锋的是“魏霍肯”号，这是一艘临时改装的扫雷舰，没有经过实战的设计。战斗开始后，改装的扫雷舰不能发挥作用，各舰操作不灵，直到午后时分，北军舰队才到达萨姆特要塞外的水雷区。由于要避开水雷，舰队难以保持战斗队形，而且进展缓慢。南方要塞的炮火则乘此良机，猛烈地轰击北方舰队，炮火异常的激烈，有的军舰几乎被硝烟和水柱所覆盖。装甲较薄弱的“基奥科克”号被重创后退出了战场，不久沉入河底。

下午 4 时左右，被炮火压制的军舰逐次退出了战场，进攻以失败告终。

北军意识到只有海军无法攻占查尔斯顿，决定同时发动海陆协同作战，展开消耗战。陆军发动进攻，海军则对港口实施封锁，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在 7 月 18 日的进攻中，北军伤亡了 1500 多人，船上的机器温度高达华氏 180 度，气温炎热。

北军强攻不下，又采取围困和炮轰的办法，直到截断了查尔斯顿的退路，南军才退出城外，这时的查尔斯顿城已几近荒废，成了一座空城。

五、穷追猛打 攻关略塞

查尔斯顿的硝烟还未散去，莫比尔港的战火又点燃了。

战争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南北两军仍在殊死地鏖战。然而，南部邦联黄泉路近，大西洋沿岸已被严密封锁。南军在墨西哥湾控制的最后一个港口是莫比尔市，新奥尔良失守后，南军立即着手加固工事，调集海上力量，以图这个港口不失。

当初在新奥尔良大捷之后，如果听从法拉格特的建议立即挥师向东进攻莫比尔，这个城市本可以唾手而得。而现在，这个南方邦联在墨西哥湾的最后一个主要港口已大大改善了防御设施。莫比尔市的防御主要由要塞和舰队组成。像新奥尔良一样，港口航道两旁建有摩根和盖恩斯要塞，要塞装有重型大炮，修筑了各种掩体，港口布满了水雷和水桩，只有一个150码宽的通道，也在要塞重炮的射程内。

莫比尔湾里停泊着南军铁甲舰“田纳西”号，它是“弗吉尼亚”号的改进型，舰上装有6门线膛炮。但是“弗吉尼亚”号的缺点仍未克服，设计不尽合理，难以承受远航能力。此外还有3艘小型炮艇组成了一只舰队。舰队指挥官就是“弗吉尼亚”号舰长富兰克林·布坎南。

攻占最后一个港湾的任务又落在了法拉格特的肩上。

法拉格特再次担任北军海军进攻的总指挥。

布坎南、法拉格特这两位南北海军传奇人物终于有机会一决高下了。

法拉格特的舰队有18艘主力战舰，其中有4艘新型低舷铁甲舰，“蒂加姆西”号和“曼哈顿”号排水量1000吨，各装有2门15英寸的火炮，可发射440磅的钢头穿甲炮弹，旋转炮塔由11英寸厚的铁甲保护。“温纳贝尔”号和“奇克索”号吨位较小，各装有4门11英寸的大炮。

针对敌军的防御部署，法拉格特反复研究了进攻方案，法拉格特决定，通过堡垒时，18艘战列舰排成三列，右列为铁甲舰，以掩护木制舰艇免遭摩根堡的炮击；然后，铁甲舰集中打击“田纳西”号，其余舰艇进行配合和支援。

法拉格特打算用自己的旗舰“哈特福德”号作为前导舰，但军官们说服他用机帆战船“布鲁克林”号作为前导，因为这艘船的船首有4门炮，并配有扫雷开路装置。

根据以往的经验，木制舰艇的两舷披挂防弹铁链，机器和锅炉部位堆放沙袋和煤包。

法拉格特把自己的指挥位置设在“哈特福德”号桅杆下方的主要支索上，那里可以把自己的身子牢牢系住，又可以看到交战时的情况。

8月5日清晨5时30分，法拉格特下达出击命令，不到7点，铁甲舰“特库姆塞”号上的15英寸火炮便于摩根堡炮台交上了火。前卫舰只猛烈地轰击要塞，压制要塞重炮舰队的攻击。这时，南军的“田纳西”号向舰队靠近。“特库姆塞”号求功心切，企图切出一条最短的航线，越过雷区去攻击敌人的王牌铁甲舰“田纳西”号。铁甲舰“特库姆塞”号加速攻击，不料，“轰”的一声巨响，“特库姆塞”号触爆了水雷，刹那间便倾覆沉没了。下沉时，它的推进器还在空中猛转。舱内人员纷纷攀着梯子从舱口钻出来。不料舰身突然沉入海底，结果，舰长及大部分舰员都同归于尽，全舰生还者仅剩22人。

“特库姆塞”号爆炸时，尾随在后面的“布鲁克林”号立即退军。舰长抛下了几个浮标，作为雷区的标志，然后倒车后退。它后面的舰船也依次后退。这一退不要紧，使整个舰队正好都处

在摩根堡要塞的炮火之下。顿时，舰队陷入混乱之中，情况万分危急。

法拉格特见状，立即大声命令：“让水雷见鬼去吧！全速前进！”

于是，法拉格特率领旗舰“哈特福德”号和炮艇“米塔库米特”号冲到了“布鲁克林”号的前面，驶到了没有雷区标志的航道上。这时，水雷在旗舰船体旁擦过，人们甚至听到了水雷在战舰两舷“嚓”“嚓”的磨擦声，但竟然没有爆炸。事后，法拉格特说：“我估计这些水雷在水中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多已受潮不会爆炸，所以我决定冲过去碰碰运气”。实践证明，他的决心是正确的。这应当算是“冒险条件下的成功决策”吧！

旗舰冲入雷区辟开了一条舰道，其它舰船凭借着舰上的猛烈炮火和烟囱喷出来的滚滚浓烟的掩护，终于通过摩根堡，进入了海湾。南军的3艘炮艇不是被击沉就是被迫投降，很快地，南军只剩下一艘“田纳西”号孤军奋战。

此时，南军铁甲舰“田纳西”号像老牛一样笨拙地移动着身子，开着嘎嘎作响的机器，仍坚持与法拉格特的整个编队相对抗。照说，“田纳西”号舰长布坎南应当设法拉开距离进行射击，或是在摩根堡的炮火掩护下作战，但这种打法不是布坎南的作风，他情愿孤军深入，决一死战。

于是，“海战史上最凶狠的战斗”开始了。在浓烈的炮火中，北军的战舰争先恐后地扑向“田纳西”号。有的用自己的铁船头全力猛撞；有的在极近的距离集中火力猛攻；有的边撞边打，撞打结合。“孟农加希拉”号和“拉卡瓦纳”号仗着自己的铁船头，全速向“田纳西”号撞去，没想到反而撞到了自己舰队的船头。

接着冲上去的是“哈特福德”号，但角度不对头，只是一擦而过，然后在极近的距离内射出了一排炮弹。

然而，布坎南不愧为一员猛将，他指挥舰只冲入敌阵中，撞伤了两艘敌舰。

这场众寡悬殊的海战持续了大半个小时，最后，“田纳西”号被北方的舰船团团围住，几乎成了一条死船，炮塔打塌了，驾驶台也被打烂，8厘米厚的船舷布满了弹洞，布坎南本人也身负重伤，不得不挂起了白旗投降，接着，两个堡垒也相继停止抵抗、缴械投降。南军的最后一个海湾终于被攻占了。

法拉格特成功地切断了莫比尔与海上的联系，但莫比尔仍未能攻占，该地守军的抵抗是顽强的，直到1865年4月12日南北战争结束北军才攻下了莫比尔。

但是不管怎样，法拉格特的这一胜利，结束了这一城市作为走私中心的地位。南方的重要港口一个接一个地不是被攻占，就是被彻底封锁，它们是：波弗特、新伯恩、查尔斯顿、萨凡纳、彭萨科拉、新奥尔良和加尔维斯顿。只有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港还在为南方邦联服务，通过这个港口，在弗吉尼亚的李将军的部队可以得到来自海外的补给。

六、海战英雄 名垂千史

南方同盟军在内战中接连失利，重要的港口一个个被攻占，唯有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仍掌握在手中。

威尔明顿对南方邦联来说太重要了。威尔明顿与内地和里士满有铁路相连，战争后期，南方从这里运回了大量的战略物

资，仅 1864 年 10 月至 1865 年 1 月这一段时间内，通过威尔明顿就弄到了大批重要物资，计有 4.3 万吨肉类，750 吨铅，近 100 吨硝石，54.6 万双靴子，6.9 万支滑膛枪和 43 门大炮。威尔明顿是南方的“生命线”。

为了防御来自海上的攻击，南军在这个城市以外 30 海里的开普菲尔河周围用圆木和沙土构筑了防御工事，配置了 169 门大炮，合起来称作弗体堡。靠近防御工事的地段布设了地雷。在这样的防御体系面前，要像法拉格特攻打新奥尔良和莫比尔海湾那样通过堡垒，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场不约而同的决战就要展开了，南北双方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864 年 10 月，北军出动了 100 艘炮艇和 6500 人的部队发动了试探性攻击，由于海陆军缺乏协调作战，对敌情不了解而失败。

1865 年 1 月，北军的又一次进攻开始。31 日拂晓，海军各舰开始大规模的炮击，早晨 8 时，陆军部队在炮火的支援下开始登陆，并在岸边抢占了滩头阵地。15 日，1600 名水兵和 400 名海军陆战队登陆，与陆军形成夹击之势。

水兵和陆战队员只配备弯刀、短剑和左轮手枪，平时缺乏陆战训练，一登上陆地就遭到巨大的伤亡。当他们向堡垒的护墙冲击时，遭到密集炮火的射击，3 次发动冲锋都被打退。仅仅几分钟，440 余人的陆战队就阵亡了 380 多人，仅有 60 人冲到护墙边。

正在这时，陆上的部队突然发动了进攻，突破了堡垒的障碍

冲进要塞里。

南军没有退路了，困兽犹斗，战斗异常惨烈，双方展开了 7 个小时的白刃格斗，每一个堡垒每一寸土地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喊杀格斗声震天动地。至晚时，北军损失了近 1300 人后才攻下了要塞。

此役以后，南方的后勤基地全部丧失殆尽，南军的处境更为艰难。北方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法拉格特在美国内战时期，坚定地站在联邦军一边，指挥舰队封锁墨西哥湾，支援北部陆军攻占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带，进抵维克斯堡，迫使敌方许多要塞投降。接着又率舰队攻占新奥尔良和其他港口；率舰队越过雷德河下游哈得孙港的大量防御工事，为格兰特将军的进攻开辟道路。在亚拉巴马州的英比尔湾，以铁甲舰为前导，直逼湾内要塞，迫使南军投降。

在整个战争中，法拉格特这位老将率领战舰穷追猛打，攻关略塞，战功卓著。战争结束后，法拉格特与联邦军总司令格兰特同被评为内战时期最负盛名的海战英雄。

1866 年，法拉格特被推升为美国海军总司令。1867 年前往欧洲，对各大国海港作礼节性访问。

1870 年 8 月 14 日，法拉格特在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去世，终年 69 岁。